

浅谈魏晋六朝儒学的反叛、坚持与回归

杨婕妤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魏晋六朝(又称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一个时代, 长年累月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绝的战乱频发一方面导致了政治上的动荡不安, 而另一方面则促进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兴盛繁荣。王朝的交替兴灭, 南北的对峙融合使得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皆突破了原有单一风格的束缚, 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在这种走向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中, 由于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 使得植根于魏晋六朝特有的现实土壤而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以及思想也呈现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形貌。本文着眼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存在形态进行分析, 通过阐述儒学在这个混乱的历史时期从反叛到坚持以及最终实现价值回归的历程, 从而找到其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同时, 笔者也将对此时儒学的复杂性内涵进行阐释, 并对其成因做一个梳理和说明, 以便更为清晰地展现魏晋六朝多元思想文化交织下传统儒学内核的继承与新变。

关键词: 魏晋六朝; 儒学; 玄学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纵观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 在不到四百年间有大大小小三十余个王朝建立又覆灭的时代实属罕见, 而魏晋南北朝就以其政权的频繁更迭和思想文化的多变绵延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个时代, 中国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与时代变革, 政治上大一统王朝的崩塌使得禁锢已久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样态的井喷式增长, 玄学的兴盛、佛教的传入以及道教的复兴皆是此时自由开放、多元并蓄的思想文化观念的体现。宗白华先生曾在《美学散步》中写到: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¹。安眠的温床使人堕落, 禁锢的制范让思想沉睡, 俗话说, 乱世出英雄, 打破表面的平和与安稳才能将经年累月所积筑的粘连在人民生活社会生活中的腐肉去除, 同样, 精神文化只有在不受皇权道统、政治礼法所束缚的旧体制崩盘的时代才能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魏晋六朝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新的风暴将展现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儒学形式上的反叛与意义的回归就是其中的代表, 其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现了魏晋南北朝人文精神与美学观念前后相承的内在连续性和客观规律性。

¹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作为先秦时期所创立的一种中国传统活态思想文化的代表，儒学观念的发展经历了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大一统封建秦王朝时的焚书坑儒，及至两汉，久经时间与实践考验的儒学思想在封建政治统治需要的基础上确立了其独尊的地位。追根溯源，应该说儒学本就是在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针对诸侯争霸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现实困境应运而生的，如何去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这是最初的儒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带有一种温和朴拙的人文气息。当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后，为维护国家朝局的稳定，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这不仅让儒学在当时失去了生命力，同时也使得在这之后重新被建构的儒学在某种程度也丧失了循于正统的诠释。西汉中期时由董仲舒在融合了儒学、道学以及阴阳五行等学说中利于皇权统治的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口号下完成了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天人感应”的主张赋予了君权神化的色彩，“三纲五常”的人伦教化成为了思想专制的工具和手段。东汉时，谶纬神学之风盛行带来的儒学迷信化倾向使得其正统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学的昌盛使儒学重情感、重道德的人文传统被政治实用性和教化功用性所取代，至此，儒学丧失了原初的生机与活力，陷入了追名逐利、歌功颂德的形式主义泥淖。直到东汉末年，统一的专制王朝在积腐积病之中摇摇欲坠，精神世界的解放、思想领域的自由带给了儒学以新的发展机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儒学自身的反叛与回归。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一直以活态的思想为中心，在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背后必然受其历史时代、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混乱、思想最为繁盛的时期，旧礼教的衰颓，新思想的勃兴，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旧交替是士人文化心理解构与重新建构的过程。在历史语境还原视域下，通过对魏晋六朝士人心态的形成及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将发现儒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由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内涵及外延。

一、儒学的反叛

两汉思想上的大一统带来的是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表面和谐，在看似平静的波面下实则涌动着他们被束缚已久的炽热情感和诉求。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正统官学——儒学及其附属经学皆已丧失了生命力，于是，在皇权崩塌，礼崩乐坏的乱世，世人开始纷纷摒弃极端僵化又无学术价值的儒家经学，向内寻求思想情感的超脱与解放。

1. 经学的没落与人的解放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不安，乱世之中儒家经学已丧失了其统治能力。在这样一个被神学目的论、儒学政治化束缚已久，又一朝突得自由的年代里，一些俊逸洒脱的文士首先开始了他们的反叛，他们从老庄玄道中受到了启发，走向了隐逸与缥缈，在避世隐归、求仙问道的恬淡生活中感受生活的真谛。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让他们不用为生存焦心劳力，世代簪缨的门第阔阅赋予了他们不问功名利禄的底气，此外，诗书传家的家学渊源也使他们拥有了在自然界中感受宇宙和生活之妙的风华意趣。在这个精神得到解放的时代里，士人

们从对外在名利的关注转向了对内心世界主体存在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在宗白华看来首先表现为政治上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从《人物志》到《世说新语》，魏晋六朝对人才性的品评是汉末清议之遗风在新时期的延续，但不同的是，比起汉末在腐朽经学背景下对所谓道德伦理、功业政绩的重视，此时的人物品评更为关注其人格的高妙超脱、性情的清峻飘逸。例如，在《世说新语》中对嵇康有这样一段描写：“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²，为人如独立之孤松，醉时亦若将崩之玉山，寥寥数笔便将魏晋名士之风流跃然于纸上。晋人之美，不在操守气节等微末枝节，而在乎超凡脱俗的风神气韵。“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³。在人的解放这种时代之音的呼唤下，文人士大夫们纷纷走出了书斋，逃离了名利场，他们逐渐挣脱了凡尘俗世的道德礼法带来的桎梏，进而寻求内心的返璞归真。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引曹丕所评：“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⁴，文士们鲜以名节自立虽然被曹丕所批驳，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妄诞之气恰恰正是魏晋风度的集中体现。

2. 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

在经学没落的魏晋六朝，文人雅士游荡于山水之间，徜徉于田野丘园。一方面，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闲适淡雅的田园生活提供了许多供他们审美遐思的客观对象，审美创造活动亦有了思想的温床，山水诗的兴盛就是这种审美意趣的外化，亦是对两汉功利性儒学的一种反叛。“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对自然风光的细致雕琢融入了文人们的主观情感，寄情于山水田园，从观物观景到观我观心，不再是政治教化的手段，亦不是博览众物的工具，可以这样说，文学走向了自觉。“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⁵，“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⁶，人们内心情感的自由表露与客观物象的无间相融促成了审美的自觉，进而把传统儒学“诗言志”的传统从圣人大道中解放出来，字句的精雕细琢，声律的婉转和谐，皆是魏晋六朝文学自觉观念的外化。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山水田园固然是人们找到的精神世界的乐土，但在这背后充溢的却是他们难以自挽的哀伤与悲痛，这种痛苦与忧伤是对人生无常的忧惧，是对残酷政治的悲叹，亦是对前路茫茫的怅惘与彷徨。人的觉醒带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萌发，在改朝换代的残酷斗争中，人们体悟到生存之艰难、苦痛之磋磨。无论外表如何潇洒自得、风轻云淡，但内心实则充溢着“忧生之嗟”的沉郁顿挫。刘勰曾评阮籍：“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⁷，在放浪形骸的竹林名士外表下，隐意而不显，在饱受政治迫害的忧伤痛楚中，秘情而不发。“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阮籍·《咏怀》），

² 张万起.刘尚慈撰.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³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三联书店,2009.

⁴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⁵ [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⁶ [梁]钟嵘撰.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⁷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句句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提到阮籍穷途之哭，其实哪是什么猖狂之举，不过是对人生无路可走的悲叹。我们要认识到此时人们对儒学的反叛不仅仅是从摒弃政治教化的层面而言的，更多的是要建构一个新的创作标准和理想人格形象，因为只有理想化的人格和标准才能摒弃固有旧制的疲敝。鲁迅曾谈：“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⁸，文的自觉可以说是人的自觉的结果和表现方式，正是由于人的思想实现了解放，才能使得文学走向有意识地创作。因此，可以说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共同构成了对传统儒学的反叛。

二、儒学的坚持

魏晋六朝时期，虽然因意识形态领域人的解放带来了对儒学传统的排斥，但门阀士族累世经学，阀阅子弟大都勤学苦读、笔耕不辍，在这种浓厚的经学氛围的影响下，自然还留存着对传统儒学观念的坚持。

《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专著，大约成书于公元501—502年，此书不仅对文学的体裁、创作技巧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同时也阐明了作者刘勰的带有浓厚儒学色彩的文学观。我们常说，知人论世，《梁书·刘勰传》记载了刘勰的生平，从他的人生经历看，其实还是颇具魏晋六朝多元风气兼容并蓄的时代特点的。刘勰的一生主要受到了儒、释二家观念的影响，从幼年失孤、笃志好学，到依沙门僧佑、博通经论，后又入仕为官、政有清绩，并撰书立言、文集传世，最后却又幡发自誓、易服出家。可以说，他的人生始终伴随着入世之尘心、出世之佛缘，但根据《文心雕龙》成书经历和其旨归，笔者认为，传统儒学思想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

《梁书·刘勰传》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⁹，后世有众多学者对刘勰不娶亲这一点做了分析。部分学者根据上下文义连贯认为是因为家里过于贫穷所以才未婚娶，但若是如此，刘勰在中年入仕缓解家中贫困后，完全可以娶亲，但他却始终未行此事。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刘勰不娶妻与佛学对他的影响有关，但如果佛学对他的影响真就如此之大，那么他为何在去世前一年才变服出家，在此之前一直都以积极入世的面貌存于世间。这样看来无论是家贫或者佛学的影响似乎都不能解释刘勰不婚娶的行为，那么笔者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解读。《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写到：“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¹⁰，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总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而刘勰在七岁和三十岁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皆有梦圣人之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刘勰深受儒学经典的感召，将继续往圣

⁸ 鲁迅.而已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⁹ [唐]姚思廉.梁书.刘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¹⁰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绝学视为自己的责任，从此心无杂念，一心笃志好学。虽然这种说法乃笔者一孔之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夜有所梦亦为圣人之学，那么刘勰受儒学的影响必然十分深厚。

此外，在《文心雕龙》共四十九篇述为文之用的篇章中亦有许多关于肯定儒学思想的观点，例如《原道》篇中“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¹¹，在这里刘勰阐明了道、圣、文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将天道沿传下来，而只有通过文章教化圣人才能悟道，这种观点似乎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¹²的具体阐发。而在《宗经》篇里，他也十分清晰地提出了为文须宗经的观点，“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¹³，儒学经典是至道，不能变更与修改，这意味着刘勰从根本上就是一个经学的拥护者。当然，他在《程器》篇中亦明晰了自己为文的目的，即“搢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¹⁴，从此处可以看出，刘勰的人生理想还是意欲经纬军国大事，而写文章不过是当仕途不顺时所选择的另一条道路。应该说整部《文心雕龙》都带有极强的儒学致用明道的色彩，可谓是儒学坚定的卫道士。

除刘勰以外，在玄风昌盛的魏晋六朝，其实还有不少与其志同道合之人。在《梁书·刘勰传》中曾记载《文心雕龙》深受沈约的赏识，而主张诗缘情说的沈约从义理上应当会较为排斥具有浓厚道德教化色彩的《文心雕龙》才是，但事实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要么是《文心雕龙》亦存有许多非倡导儒学道义的内容，要么就是沈约从本质上也是儒学的坚定拥护者。当然这一点我们无法下定论，只能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猜测，但除沈约外，时人间确实还有一大批支持传统儒学道统的存在。例如，昭明太子萧统，他同刘勰一样都对当时过于浮华靡丽的文风进行了批驳，“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¹⁵，典丽相合致文质彬彬，这是萧统所认为的文章写作应当要达到的境界。此外，还有裴子野对儒家诗论的大力推崇，他极为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用，意图发扬儒家诗论的风雅精神，从而革除六朝绮靡的士风、诗风。诸如此类人士，还有众多，他们都站在抨击纵情、浮华、靡丽之文风的战线上，主张六朝文学应当回归重伦理道德教化，重社会政治功用的儒学传统当中。

三、儒学的回归

上文笔者已经提到过，孔子创立的最初的儒学带有一种温和朴拙的人文气息，其旨在贵诚明德，顺阴阳，明教化。然而经过近千年的沿承与嬗变，儒学逐渐偏离了其最根本的道路方向，舍本逐末，走到了虚伪尚利，庸俗妥协的另一条道路上。“盖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也。道德丧而仁义彰，仁义彰而名利作，礼教之弊，直在兹也”¹⁶，《晋书·李充传》记载了李充对老子“绝仁弃义，家复孝慈”观点的解读，他认为时人大都是为了名

¹¹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¹²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¹³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¹⁴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¹⁵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¹⁶ [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利伪装而成的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因此老子提出要绝仁弃义，不是真正地摒弃仁义，而是要扒掉伪君子们假仁假义的面具，这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汉末魏晋六朝时期在儒学道统被误读的情况下世人追名逐利的社会生态。在纲常名教盛行的汉末魏晋六朝，仁义是功名名禄的名片，而礼教则成为了加官进爵的敲门砖，表里不一、言行相违的小人成为了国家栋梁，真正的才学之士却只能泯然众人。“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一切的礼法，只是它寄托的外表”¹⁷，儒学大道至诚的本来面貌被俗儒所遮蔽，而时人在名法礼教、人伦纲常的束缚下只能以媚狂妄诞之性发出自己的呐喊，“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之仁义之端，礼律之文？”¹⁸。“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嵇康为代表的一批魏晋六朝名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抗着功利至上的统治阶级封建伦理道德。“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广陵散》于今绝矣”，他们既是儒学礼教的殉道者，又是儒学道统的重构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放诞与猖狂恰恰实现了儒学之道的回归。

四、结语

传统儒学在魏晋六朝经历了反叛、坚持与价值回归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的演变是共时性的，并且还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客观规律性。其实，儒学对名教之弊的反叛以及对道德教化的坚持，其最终欲达成的目的就是为了儒学道统的回归。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魏晋六朝多元思想文化交织下的传统儒学内核完成了继承与新变，并在其价值本质上实现了回归。

¹⁷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¹⁸ 嵇康集校注[M].戴明扬,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参考文献

- [1]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208, 222.
- [2] 张万起. 刘尚慈撰. 世说新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98.
- [3]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三联书店, 2009:95.
- [4] [梁]刘勰著. 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5] [晋]陆机著. 张少康集释. 文赋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6] [梁]钟嵘撰. 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7.
- [7] 鲁迅. 而已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8] [唐]姚思廉. 梁书. 刘勰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 [9] [清]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58:3064.
- [10] [唐]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11] 嵇康集校注[M]. 戴明扬, 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15.

On the Rebellion, Persistence and Retur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Yang Jieyu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also known as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s the most frequent period of regime chang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years of feudal separatism and continuous wars, on the one hand, led to political unrest, on the other hand,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ies and the confront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make people break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he original single style in all aspects of life, showing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is process of diversification,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 the literature, art and ideas rooted in the unique reality of the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are also different from before. Different shap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form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y elaborating the course of Confucianism from rebellion to persistence and finally realizing the return of value in this chaotic historical period, we can find the internal law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will also explain the complexity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ism at this time, and make a carding and explanation of its causes, so as to more clearly show the inheritance and new change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core under the multi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interweaving of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Keywords: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Confucianism; Metaphysics

作者简介: 杨婕妤,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